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若在故乡说到“借”并非完全是件难以启齿的事。记忆里除了借粮、借钱，甚至借把伞、借辆车之外，最多的当是假他之力磨面、上山拉煤、借生产队牲口碾米这样的琐碎事。因为这个时候的家乡尚未通电，类似于这样的活计或靠人力或得借助于牲口。

记得我们村有两处石碾，都在南街，为整个村子所公用。它们一处在街东头，一处在街西头。我们家住北街西头，所以每年秋末新谷下来，母亲就要赶紧碾些新米，以备过冬之需。村西的石碾上搭了草棚，不惧风雨，一年四季皆可用。却因了碾子上的石磙巨大，即便由两三个人来推也很是吃力，以至无论谁家碾米，都得向生产队借牲口。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。

等到这一天，母亲便会让我站到碾盘边上盯着，一旦有空当，我就飞也似地跑回家。只一袋烟功夫，饲养员牵来毛驴绑妥了拉绳，母亲扛着一袋谷子，我则帮忙拿过簸箕，快快安顿停当。被裹上了眼罩的毛驴拉动石磙，围着碾盘转圈，我手持细长的柳条鞭子跟在它后面，若是嫌它脚步缓慢，就举起柳鞭对着它滚圆的屁股抽上几下。碾好一袋子米，大概得一个上午，

那个晚上

□谢新源

就这样无拘无束或者牲口拉，便不会有灰尘扬起，朝南的那堵墙开了三四扇可以拉开的窗户，白天阳光直射而入，亮堂堂。母亲提前三天去找春甫爷，才将它借到手。

雨已不似白天落得那么急。夜幕渐浓，能够听到窗外蟋蟀或者秋虫的唧鸣。二哥和喜全叔套纤绳于肩，在前面拉着磨杠；父亲则和武爷并肩，在后推着磨杠。前拉后推，那盘被凿刻着精致花纹的石磨开始慢慢转动。这个夜晚原本与我无关，然而，因为武爷又要借此开讲了他要《三国》要《水浒》的故事，即便是父母不答应我也一定要吵闹着要来的。

被磨碎了的麦粒，开始从两扇磨盘间的石槽缝隙里缓缓落下，馥郁醇厚的麦香味儿，不大一会儿就

弥漫了整个磨房，我不禁用鼻子深吸上了几下。

“咋地还不讲故事呀？”武爷今晚似乎缺少了那份雅兴，都推了好大会儿的磨，他和父亲扯些农活上的闲话。我心里开始生发出隐约的失望。

我紧挨着武爷，也将一双小手搭在磨杠子上，有一扎没一扎地推着。父亲其实知道我只是在做做样子，就是一心想听武爷讲故事罢了。我这七八岁，尚未上学，特别爱听故事。

“唉，听说河对岸的张庄通了电，用上了小钢磨！”正在我颇感无聊的时候，武爷突然说道。

“不知咱村啥时候能通上？若有电，就是凑钱也要买台钢磨回来。”父亲接上了武爷的话茬。

“电这东西神奇的很，能让玻璃灯泡发光，话筒子里传出声音，还能叫汽车不用油在大街上跑。”武爷祖上经营四大怀药，新中国成立前曾跟着祖辈远去上海，于一家中药店铺当伙计。在村里他也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了。

“要是用上了电，看来自就能省下不少力气活了。”父亲脸上浮现出涩涩笑意，那神情好像不久的将来我们村就能接通了电似的。

“不光省力气，像今晚这样的

黑天瞎地天，要变亮堂多了。”武爷的思绪似乎重新回到二十多年前上海滩那多姿多彩的电光世界。

我的小手仍似松似紧地搭在磨杠子上，扬着头扒闪着眼睛，静静地听着他们俩的对话，小脑袋瓜里虽然不免懵懂，却也在努力想象武爷所描述的“楼上楼下电灯电话”，该是一种多么诱人的景象！

“他们这辈子享用得到，应该没有问题。”父亲忽然用期待的眼光看着我，说道。

“他们何止是享用得到，要使电这东西派得更多用场，还非得指望他们不成！”

两位大人的目光充满期许，不约而同地投向我，似有所交代嘱咐，又蕴含着寄希望于我未来的关怀……

更深夜静，磨房外秋雨早就停歇。北来的风吹走了云雾和水汽，天空越发显得深邃幽寂。星明月朗，一派清辉笼罩。武爷和喜全叔的身影很快消失在了夜色里，仅能听到他们愈来愈远的脚步声。我出神地望着父亲、母亲和二哥在装面袋、清磨盘，就幻想着什么时候能够看到小钢磨的飞转和头顶上电灯光的照耀。

这个夜色清澈的晚上，我忽然觉得自己年长了几岁，而且好像还有了心事。

制图/黄洁玲

在水里游彩

□李瑞扬

我爱画画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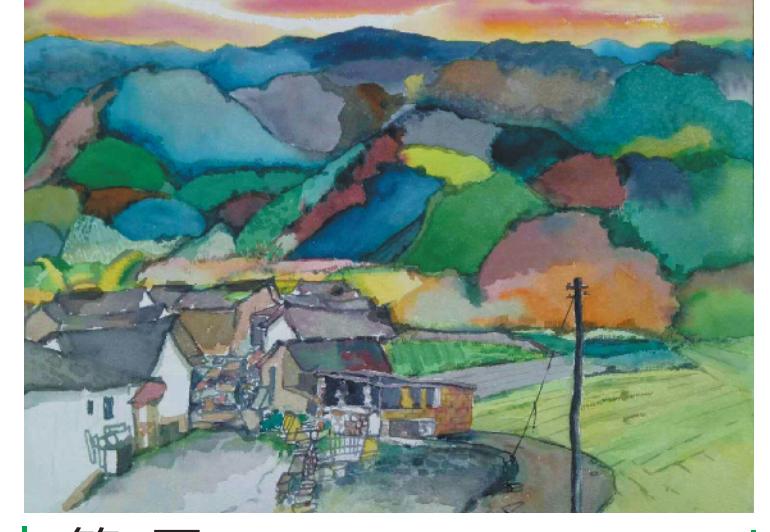
画画是我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小时候家庭成分不好，家穷人欺。生存虽然艰难，但我父亲把目光放远，毅然送我们姐弟四人上学读书。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代里，连环画是我最大的精神乐园，没有画画工具，没有老师指导，有多余的纸张就临摹连环画里的人和物，老王爷和孙悟空是最经常画的。稍大后，学校的黑板报成了我的画作阵地。直到高中才真正接触到绘画艺术，由此开始了绘画技术的系统训练，走上了绘画的艺术道路。

接触水彩之前，我画油画，油画写生有诸多不便，浓浓的气味也影响到别人，每次画画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。2014年开始接触水彩，以前对于水彩画的印象其实并不是很强烈，总是觉得水彩画只是一个小小画种。但是当我偶然遇到水

彩，顿时就喜欢上了。

这些年，在家乡的村落田头，我经常独自一人写生，有时坐在稻田埂上，抽上一支烟，喝一杯自带的凉茶，看着那些实在叫不出名字却似曾相识、并不陌生的花花草草，静静地感悟自然。有时，走进陌生的院子，与主人聊了好半天，说上父亲的名字，大部分上了年纪的人都认识父亲，热茶相迎，还不时说起父亲生前的很多故事，听后心里很温暖。有时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说了好多话，主人就是不让进，可惜错失了一幅好画，无奈，笑笑而过。

有人说人生第一重境界是看山是山，看水是水。第二重境界是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第三重境界，看山还是山，看水还是水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孩童时期单纯，心无杂念，所以看待世界会很透彻。成年后，世界变得多样化，心态受到影响，心里想



筹园(水彩)

□李瑞扬

得多了，牵挂得也多了，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，经常会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。经过千锤百炼，经过摸爬滚打回头一看，山还是山，水还是水。不知不觉我也步入知天命之年，见多了人世间的冷暖，在节奏越来越

快，信息越来越丰富，功利越来越清晰的当下社会，有人忙掠夺资源，有人忙名利，我却忙找自己，我忙在水里游彩，我忙用更多的时间躲在一个“空”的状态，无心无形，心之所向，水之所意，色之所现……

E-mail:wbwsxyhyh@163.com

晚会·文史小语

2019年4月23日/星期二/副刊编辑部主编
责编 李素灵/美编 林春萍/校对 潘丽玲

A15

嘉庆年间一宗假印大案

□青丝

帝欲派下来的工程，然后伪造文书单据，盖上假印章，骗说需要支领工程款，先后向户部银库、内务府广储司银库骗领钱十四次，总金额竟达数十万两银子。

专案组审讯时发现，其实这一贪污团伙的行骗手段并不高明，之所以能够频频得手，是他们钻了监管的空子。清代的财务制度规定，负责工程的工部官员，需要支领钱款，首先要递交书面申请，经过工部主管土木营建的官员审核，签字同意，才转到户部，户部掌管财务会计的官员，再复核数目是否准确，然后盖章，才可以持单据到库房支取银钱。然而，结伙贪污的几个书吏，见平时光顾，主管审核的官员都是做表面功夫，经常不看文书单据上面的数字内容就签字认可，甚至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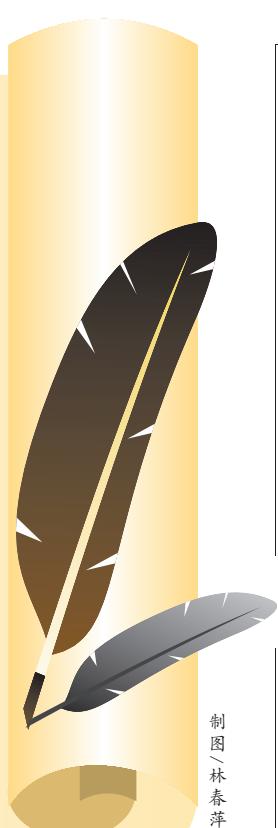
人连手都懒得动，直接让手下属吏代笔签字。

贪污团伙熟知这一流程后，便经常设宴款待主管部门的官员，大家一起吃吃喝喝，酒食征逐。每次趁着对方酒酣耳热、正在兴头之际，就掏出伪造的单据，假装需要支领工程款，让对方签字。喝得晕晕乎乎的主管官员，看到假文书上盖有公章，又玩兴正浓，根本没有暇辨别真伪，接过递来的笔就直接签字了事。这一招屡试不爽，如果不是小包工头王国栋一时多事，无意发现这个惊天秘密，他们还会继续作案下去。

最后，专案组拟将主犯蔡永受、王书常、吴玉立即处斩，从犯谢典邦、商曾祺秋后处决，另有余犯陶士煜等七人发配到黑龙江为奴，至于负有失

察之责的工部、户部各堂司官，都分别免职降官。处理意见奏报上去，嘉庆皇帝犹未解恨，下令将主犯蔡永受、王书常、吴玉先刑夹一次，让他们多受一些痛苦，然后才处斩，用刑的时候，各部院的书吏也必须集体到场围观，进行现场廉政教育，引以为鉴。

然而这种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的做法，只是在被动情况下的仓皇应付，根本无法阻止社会肌体的进一步溃烂恶化。清代官场之所以贪赃枉枉公行，是各种腐败现象的背后，朝廷无法直面问题的核心，找不到有效杜绝此类问题发生的方式。权力同源，很难产生应有的效力。这种情况下，能够实现的正义只会是偶然的正义，社会公义很难得到最大程度的伸张。



制图/林春萍

春秋

霍去病有位“苏大强”式的爹

□刘永加

不是他的事，最后反倒逆袭成为大将军的爹。

这位渣爹名叫霍仲孺，是西汉河东郡平阳县（今山西临汾市尧都区高堆村）人。《汉书·霍光传》对他事迹有所记载。霍仲孺属于那种没什么大本事，胆子又小，且极端不负责任的男人。他能力不强，在平阳县做县吏。

平阳县本来是很偏僻平常的地方，不平常的是，西汉开国功臣曹参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平阳侯，平阳侯就设在这个平阳县，管辖一万零六百户。到了曹参六世孙曹时，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嫁给了他，更是位高权重，地位显赫。平阳县里有个平阳侯国，这可是棵大树呀，县里上下谁不想靠一靠。因此，县令对平阳侯府的各方面工作都非常重视，就派霍仲孺进驻平阳侯府，负责联络沟通甚至安全保卫等。

《汉书·霍光传》载，霍仲孺“以县吏给事平阳侯家”，这给了霍仲孺一

个机会。侯府内美女成群，其中有一个侍女叫卫少儿，人长得娇小可爱，二人一碰面，擦出了火花，不久卫少儿竟然怀孕了。这时霍仲孺的差事正好结束，他趁机撒丫子，不承认与卫少儿的关系。

后来卫少儿生下了这个儿子，但霍仲孺依然不管不问。卫少儿很痴情，给这个儿子起名霍去病，自己含辛茹苦把他抚养大。

霍仲孺之后娶妻，生下一个儿子，取名叫霍光。虽然他希望这个儿子光耀门庭，倒也从来没敢想把他培养成大人物。但哪想到，卫少儿还有一个妹妹叫卫子夫，生得妩媚动人，偶然的机会，让汉武帝刘彻看上了她，立她为皇后。这样一来，姐姐卫少儿自然沾光，霍去病也因此得到重用地位。刘彻为了讨好卫子夫，对这位内侄格外宠爱。霍去病18岁便当了侍中，他善于骑马射箭，武功好了得，后来被封为骠骑将军。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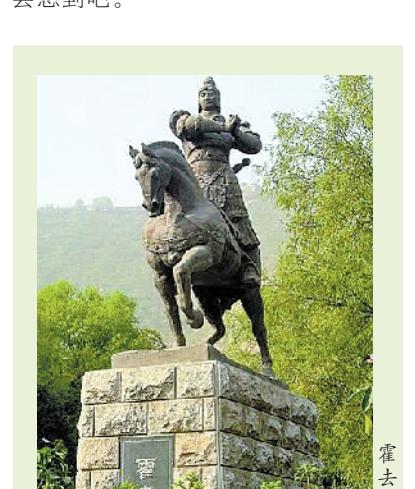
年，他带兵前去攻打匈奴，恰巧路过河东。尽管霍仲孺对霍去病并没有尽到一天做父亲的责任，可是霍去病在知道自己身世后，将霍仲孺请来，行父子之礼，下跪说道：“去病不知是大人之子，未能尽孝。”霍仲孺惭愧难当，连忙跪下回答说：“老臣得托将军，此天力也。”他的意思是说：将军降生乃是天意，我哪敢做您的父亲！

霍去病看到老父亲家境困难，家里还有一个10岁的同父异母弟弟，就给霍仲孺买了大量的田地、房宅、奴婢，让他安度晚年。在打了胜仗回来路过平阳时，霍去病又把霍光带回长安悉心培养。

霍去病“为人少言不泄，有气敢往”的性格，对弟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，后来霍光也养成了沉毅持重的性格。霍光先是当了郎官，后迁诸曹侍中，帮助哥哥参谋军事。霍去病去世后，霍光入宫并受重用，升任奉车都尉、光禄大夫等要职，自此“出入

禁闼二十余年”。

因此，霍仲孺也成了将军、重臣的爹。如此逆袭，大概谁也不会想到吧。



霍去病像



家庭伦理剧《都挺好》热播后，剧中苏大强的形象引起热议，这位处处给儿女添堵的父亲，似乎成了观众眼里的渣爹。在两千年前的西汉，也有一位渣爹，儿子的所有事都

说文

古今汉语里的“楼”

□古傲狂生

汉语博大精深，譬如楼，很简单的一个字，就能组成许多奇妙的词汇。

红楼。看到红楼，中国人会立马想到《红楼梦》。然而，红楼不单单是这本古典名著的简称，它最早指的就是红色的楼，泛指华美的楼房。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续集·寺塔记上》说：“长乐坊安国寺红楼，睿宗在藩时舞榭。”红楼还衍生出富贵人家女子的住处之意，白居易《秦中吟》诗云：“红楼富家女，金缕绣罗襦。”曹雪芹以《红楼梦》为题，应该也有此意。

青楼。同为有颜色的楼，青楼的档次直线下跌。青楼原指青漆涂饰的豪华精致的楼房，古代有时作为豪门大户的代称。南朝到唐代，青楼渐成妓院的代名词。譬如杜牧《遣怀》曰：“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

玉楼。玉在古代地位崇高，玉楼自然是华丽之楼的代称，也成了传说中天帝或仙人的居所。李商隐为李贺作小传时，李贺死得早，白头见一衣衫人来访，说天帝建成了白玉楼，特召他上天作文纪之。

琼楼。琼楼亦作琉璃楼，原指传说中月宫宫殿，后形容华美的建筑物。苏东坡《水调歌头》吟道：“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”东坡想做太空飞人，去月亮上游玩呢。

银楼。银楼是指旧时生产金银首饰器皿并从事交易的商店，类似于今天的首饰店。有趣的是这种楼不叫金楼，而叫银楼，大概是古代中国黄金量少，交易远逊于白银吧。

小楼。自唐宋到宋代，诗人们十分偏爱小楼这个意象。像“独上小楼春欲暮”（韦庄）、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（李煜）、“小楼一夜听春雨”（陆游），小楼撩动了多少诗人的心弦啊。

大楼。有小楼，自然也有大楼。古人一般不称高大房子为大楼，而称为大厦。古文里的大楼一般指一种城楼。《墨子·备城门》里说：“守堂下为大楼。”

樊楼。樊楼为北宋东京七十二家酒楼之首，风流皇帝宋徽宗与京都名妓李师师常在此相会，小说《水浒传》“三言”对此楼也多有描写。

云楼。耸入云霄的高楼谓之云楼。李贺《梦天》诗言：“老兔寒蟾泣天色，云楼半开壁斜白。”此外，云楼有时也指海市蜃楼。

唐楼。唐楼乃中国华南地区，以及东南亚一带建造于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60年代的建筑。唐楼不少混合了中式及西式建筑风格。华南地区的唐楼也称骑楼。十二楼。十二楼原指神话传说中的神仙居处，《史记》《汉书》里都有记载。后来十二楼也泛指高层阁楼，王昌龄曾有诗云：“南渡洛阳津，西望十二楼。”有意思的是，清代戏曲家李渔将其小说命名为《十二楼》，还别具匠心地在十二卷里都设置了一座楼阁。